



▲金线兰

□张海华

“千古幽贞是此花，不求闻达只烟霞。采樵或恐通来路，更取高山一片遮。”（清·郑板桥《高山幽兰》）

梅兰竹菊，自古以来就被人称为“四君子”，是中国传统诗画中最常见的题材。其中，兰花被赋予的文化品格主要是一个“幽”字。成语“空谷幽兰”，常被用来比喻那些不同凡尘的高士。历代的咏兰诗层出不穷，多数也是赞美兰花的“清”与“幽”。

与此同时，野生兰花也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气质。

宁波的山中分布着多少种兰花？它们的生存状况如何？我对此非常好奇，也曾查了很多资料，但大多语焉不详。近3年来，我跟着林海伦、邬坤乾等老师的足迹，才逐渐对宁波的兰科植物有了初步了解。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

四明山中觅幽兰

“温室兰花”高不可攀

每年早春，宁波市市区照例会有兰花展。在没有拍野生兰花之前，我曾参观过好几个本地的兰花展，所看到的兰花几乎清一色都是细长碧绿的叶子，花朵的颜色与造型虽然各不相同，但大多还是跟春兰比较相似。前几年，有的人工栽培的兰花品种的价格被炒得非常

高，一盆动辄几万元乃至数十万元，令人咋舌。那时候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兰花就是一种娇贵的奢侈品，难以伺候，高不可攀。

但兰花真的都是这样的吗？在拍了几年的野生兰花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大自然环境中的兰花形态之多样、适应能力之

强，是完全不同于那些“温室兰花”的。据林业部门调查，目前我市已知兰科植物有40余种，但它们基本呈少量群落性分布，有的甚至已濒临绝迹。

目前，我已拍到了30多种兰花。寻找兰花的过程充满了艰难，但发现之后的乐趣也特别强烈。

岩壁上的“小精灵”

4月初，在四明山一些比较阴湿的岩壁上，有时能发现大花无柱兰。这是一种浙江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，花葶一般只有十几厘米高，并不起眼。它们总是生长在布满青苔的湿漉漉的石壁上，只有一枚长在基部的绿叶，花葶纤细，通常在顶部开一朵花，极少数具有两到三朵花。淡紫红色的小花非常精致，排在一起的话，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小精灵在迎风摇曳，特别清丽可爱。这种兰花，在宁波

丹霞地貌的岩石上相对容易看到。

与大花无柱兰生长在类似环境中的，是小沼兰。很多时候，在大花无柱兰的旁边，就能发现小沼兰。小沼兰的植株更小，卵形的绿叶几乎平铺在常年渗水的岩壁上，一根花葶上居然有10-20朵极小的黄绿色小花——实在太小太小，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楚。

找到岩壁上的兰花已经不易，找到时刚好碰到其花期就更

需要运气了。前年春天，在奉化的一座山中，我们千辛万苦钻过密林，冒着危险爬上悬崖，见到了纤叶钗子股、广东石豆兰等兰科植物，只可惜当时都不是它们的花期。纤叶钗子股这种兰花，还有一种别名，叫作“棒叶兰”，意思是说，它叶子的形状就像一根根绿色的小木棒。至于石豆兰，这名字也很形象，它们长在岩石表面，根部的“假鳞茎”就像一颗颗绿色的豆子。

宁波有兰中“仙品”

人间最美四月天。在这个季节开放的，还有钩距虾脊兰、白芨、风兰等很多兰花，跟上述的大花无柱兰、小沼兰相比，它们的花朵绽放得要热烈多了。

钩距虾脊兰通常生长于林下、溪边、山谷的阴湿处，叶如箬竹，花葶长达70厘米左右，浅黄色的花朵非常别致。钩距虾脊兰在宁波分布较广，我们在奉化大堰、鄞州瞻岐、宁海双峰等地均曾有发现。

更让人惊艳的是白芨的花。它们呈紫红色，而且比较大，当一片白芨盛开的时候，那种美丽的盛景真叫人难忘。我曾于4月下旬，在鄞州境内四明山的一处悬崖上，见到了大片的白芨。它们都长在很高的地方，人根本不可能爬上去近观。

由于白芨的观赏性极佳，而且据说又可以入药，以至于长在平地上的植株大多已被盗挖殆尽。

说起风兰，则更是兰花中的“仙品”。它是最近两年才确认的宁波兰科植物新纪录，也是一种稀有植物。去年秋天，在奉化的深山中，专业人士在溪流边的一棵枫杨古树上发现了几丛风兰，让大家好一阵惊喜。去年4月底，在四明山的另一处沟谷中，我们有幸又发现了风兰。当时正值花期，洁白的小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。

初秋竹林中的“千纸鹤”

有一年初夏时节，邬坤乾老师在奉化山中发现了盛开的小舌唇兰，它的花朵造型很“俏皮”，真的很像是在吐舌头。到了盛夏7月，在一些古老银杏树上，附生在树干上的蜈蚣兰开花了。蜈蚣兰的植株还真像绿色的蜈蚣，紧紧攀附在树干上。细小的花朵星星点点散落其间，不注意的话几乎看不出来。

入秋之后，在奉化大堰与宁海交界处的竹林中，我们找到了刚好开花的斑叶兰。这种兰花，碧绿的叶子上布满网格状的斑纹，而一串洁白的小花像

极了振翅欲飞的千纸鹤。

在同一个地点，我们还发现了狭穗阔蕊兰、长须阔蕊兰等，虽然它们花朵的观赏性不强，但再一次让我们领略了兰科植物的形态多样性。

宁波山中最晚开花的兰花当属金线兰，通常要到10月才会开花。这是林海伦发现的宁波兰科植物新纪录，属于多年生草本，叶子具金色网状叶脉，小花洁白，花型独特。

去年国庆假期，我根据林老师的指点，在幽暗的树林下找到了盛

开的金线兰。仔细观赏金线兰的小花，觉得它们像一颗颗亮晶晶的小星星！让人惊艳。

但可叹的是，由于金线兰据说具有较好的药用价值，因此遭到了跟野生白芨、铁皮石斛等兰花类似的悲惨命运，也被大量采挖，导致野生资源日益稀少，这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事情。我始终觉得，只有良好的生活方式才是避免疾病、保持健康的最好办法，靠吃什么“仙草”来滋补，十之八九是不靠谱的！让这些珍稀而美丽的兰花，自由自在生长在大自然中，不是一件很美的事吗？



大花无柱兰

抓泥鳅

□仇赤斌

儿时的田间地头多的是泥鳅、黄鳝、田螺等活物，捕捉它们，既为打牙祭，又有无限的乐趣。

泥鳅在水里会打滚，把水搅浑后趁机逃脱。所以只能慢慢靠近，用双手放入水中，慢慢合拢，泥鳅身上有黏液很滑，就是快到手了也时常会溜走。泥鳅的视觉差，但触觉、味觉极灵敏，所以不容易抓到。

那时的沟渠都是泥土，如果水沟中的水很多，最好两人合作，一人用土箕放置在一头，浸在水中；另一人用扫帚从另一头搅动水，把泥鳅赶过来，会合时立即提起土箕。运气好，土箕里除了泥鳅，还会有黄鳝和小鱼，当然偶尔也会有“惊喜”——一条水蛇。

如果沟里没水，那就直接翻泥。遇到水沟里水不多，就在两头筑起泥坝，用盆子舀干水。泥鳅会钻进泥里，没关系，逐段翻泥就行，一般每次都会有收获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村里还有很多水牛，遇到用水牛拉着铁犁耕地时，跟在后面捡就可以了。黑黝黝的土地被犁开后，很多泥鳅就翻滚着、跳跃着出现了，它们想再次钻到泥里，但是没有了水，又能往哪里跑？这时很多白鹭、牛背鹭、燕子，也会来凑热闹，为了吃也不怎么怕人了。后来用拖拉机耕水田了，泥鳅就不好抓了。

小河也是泥鳅的生存空间，也有办法捕捉。在筲箕上放点饭粒，压块石头沉在水中，过十几分钟后用绳子快速提起，筲箕里会有几条泥鳅——这是碰运气的方法。

有时抓到的泥鳅没几条，就放到天水缸里，扔几颗饭粒和菜叶，抓些小蝌蚪和蚯蚓回来喂，养着。泥鳅会吃水中游动的跟头虫，长大后才知道这是蚊子的幼虫，也叫孑孓。放养时间长了，泥鳅的颜色会慢慢变浅，老黄泥鳅也是如此。

抓泥鳅当然是为了吃，这可是乡间的美味，人称“天上斑鸠，地上泥鳅”。先要除去泥鳅身上的黏液，把它们扔到草木灰堆中，跳跃几下后它们的身上都是灰了，再抓起来就不粘了。剪除泥鳅的头和内脏时，家里的鸡早就围过来了。鸡最喜欢吃这些东西了，第二天会发现鸡下的蛋特别大。

煎炸的泥鳅表皮香脆、内里嫩滑，是下酒的好菜。家常的做法以红烧居多，葱姜蒜、料酒和老抽都要放。泥鳅豆腐汤，是把泥鳅煎后和豆腐同煮，味道鲜美。还有一道“泥鳅钻豆腐”的做法比较独特：砂锅里装好高汤，放入整块豆腐和洗干净的活泥鳅，加盖慢炖，随着热气的逼入，无处可逃的泥鳅只好钻到稍冷的豆腐中，最后都烂熟在锅里了。此菜鲜嫩可口，兼具食补功效，堪称一绝。

泥鳅是很常见的平价鱼，却有“水中人参”的美称，它脂肪成分低，胆固醇更少，是高蛋白低脂肪食品。中医认为它味甘性平，具补中益气、益肾助阳、祛湿止泻等功效，称得上是物美价廉的乡间美味。